



主辦機構：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藝發局資助計劃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
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

【專題】

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

——澳門青年文學

編按：澳門這座中西交融的蓮花寶地，歷經四百年風雨滄桑，孕育出獨特的文學土壤，青年一代更以新銳筆觸書寫濠江新貌。澳門學者霍超群從澳門面向青年的三大文學場域，報刊學生園地、文學獎與作品選，青年寫作的互文線索等細談對澳門青年文學的觀察。澳門筆會會員金學良以麻雀的第一人稱，書寫極具寓意的都市寓言。青年作家司徒子瑜藉舊照冊與可樂拉環等尋常物件，無聲訴說未竟的告別與思念。澳門土生土長的林格以晨泳貫穿全篇，從泳池循環延伸至生命際遇。青年詩人甘遠來吟詠澳門戀曲，以「繞過大三巴」的詩意想像奏出城市浪漫。

在場與成長：澳門青年文學觀察

●霍超群

二〇一七年，澳門日報出版社把二〇一三至二〇一七年間《澳門日報》「鏡海版」推介的二十九位新生代作品與評析結集為《澳門文學新氣象1——青年寫作者作品選薦評析》，書名中的「1」已明示其為持續工程。二〇二五年，「鏡海版」再推「文學新方陣——澳門新銳作者系列」，按月推介並邀資深作家撰文點評。兩項計劃同指青年作者，連綴為觀察澳門文壇推陳出新的時間軸。本文以此為起訖，勾畫二〇一七至二〇二五年間的青年活動版圖、作者成長路徑與寫作譜系，以期向外地讀者呈現澳門青年文學的基本面貌與問題意識。

本文所稱的「澳門青年作家」，以澳門官方所界定的十三至三十五歲為外框（詳參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《澳門青年政策（二〇二一—二〇三〇）》），採「年齡—生涯—代際—場域」綜合判準。下列條件任滿二者可考慮納入：首部重要發表／出版距今不逾十年；作品可辨識回歸後澳門的代際經驗；近年曾於澳門／周邊平台、團體、期刊、年度選或獎項／計劃中以「青年」身份獲公開認定。個別「超齡」而生涯尚新者，若於生涯、代際、場域任滿二項，亦作邊界樣本納入。

面向青年的三大文學場域

近年，面向青年的文學活動，大致在三個彼此承接的場域展開。青年文學沙龍（二〇二四—）強調「看得見的在場」：登台者多已在澳門文壇小有名氣，作品與聲音足以代表一時段的寫作面貌。沙龍每季度一期，常在大三巴旁的「澳門酒薈」天台或澳門日報放映室舉行，以「朗讀+對談+點評」的方式串起主題，邀請作家、學者、編輯加入，讓文本在燈光與呼吸之間完成公共的試煉。沙龍至今已舉辦七次，受邀的青年作者有：陳家朗、子洋、沈蕪（第一期）；玥、詩子、深林（第二期）；古冰、林格、甘遠來（第三期）；祁紫、雪董、鳴弦（第五期）；金學良、小棗、苦極（第六期）；泛涵、波本、凌朗（第七期）。其中，第四期為聯合專場，特邀大中華地區資深作家王十月、朱國珍、廖偉棠作對談，凸顯跨域視野。評論者如李觀鼎、湯梅笑、廖子馨、蔣在、霍超群等在現場點評與回饋，形成一條從文本到批評的即時回路。

澳門青年文學營（二〇二五—）把目光放在更早的起點——中學，旨在為初學者打好「寫作的基本功」。它以兩年為周期，採以課程、對談與工作坊等方式。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，由李觀鼎主講「文學是什麼」，為全營定下問題意識。七月推出詩歌專題「閏六月詩人對談」：甘遠來、陳家朗談「自時間切割下的天工」，鳴弦、雪董談「洗手間與舊盒子」，望風、盧傑傑談「繆斯女神之寬恕」，圍繞現代詩的定義、技法、主題與意象展開。九月十三日開小說專題課，蔣在以「缺乏社會經驗，如何寫好我的故事？」為題，直面新手寫作的痛點。文學營的意義在於培育文學新苗，促使尚在校園的寫作愛好者將「興趣」轉化為「能力」。

澳門筆會青年協會（二〇二四—）是上述活動的組織性支點。作為澳門筆會的屬會，自二〇二四年十一月成立以來，筆會青協既承

接大型活動的策劃與執行，也牽手社團、校園與場地資源，協助母會推動青年專欄與專題的落地。它把分散的熱情組織起來——讓沙龍有隊伍，文學營有師資，文本有出口，跨域有通道。

澳門青年作者多有相似的成長軌跡——由校園報頁與徵文比賽啟步，經由報章選稿、改稿與專題編排逐步成形，繼而在賽事與年度選本中獲得進一步的辨識與放大。

澳門報刊學生園地、文學獎與作品選

專門面向青少年的《澳門日報·學生報》（每周二出版，暑期及年初一至初八停刊）與《華僑報·華青》（雙周刊），以穩定頻率刊載中小學及大專學生的原創作品（涵蓋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、繪畫、書法等門類），為初學者提供規範的投稿與刊發經驗。與此呼應，由澳門基金會與《澳門日報》合辦、至二〇二五年已歷三十屆的「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」，及其延伸的「閱讀寫作講座」，在校園與報頁之間開出一條可通行的啟蒙通道。

多位後來活躍於澳門的青年作者，幾乎都在《澳門日報》與《澳門筆匯》持續發表作品。「紀念李鵬濤文學獎」（二〇一七—）的評選對象限定為當年刊載於上述報章的作品，評獎可視為初步的文學批評。在《二〇一七—二〇二四紀念李鵬濤文學獎獲獎作品集1》序言中，李鵬濤指出：「僅就本文集的三十九位作者而言，年輕人即佔百分之七十以上。」創辦於一九九三年的「澳門文學獎」是澳門文壇最具公信力的獎項，其體裁涵蓋短篇小說、新詩、散文、戲劇（自第二屆起增設）及中篇小說（二〇一六年增設，前身為二〇〇八年「中篇小說徵稿」）；自第十二屆（二〇一七年）起增設本地組與公開組，評選範圍隨之擴大。與此相應，由澳門基金會與文化局自二〇一〇年起推出的年度《澳門文學作品選》，選收澳門作者當年發表的中文作品，採年鑑式編選，將青年文本與前輩書寫並置，為讀者提供穩定的閱讀與橫向比較模式。經由賽事與選本的「展示」，「澳門青年作家」的面目逐漸清晰。

青年寫作的四條互文線索

近年的澳門青年寫作，可由四條互文的線索加以歸納：在地空間的細察、女性與「家」的糾葛、AI與後人類想像、生死議題的深掘。

澳門的街巷、行業與社區不只是敘事背景，更是情感與記憶的容器。紫寧KAIK〈下環185號〉以一家飯店的興衰映照人情與風俗的煙替，味覺背後是代際記憶的延續與斷裂；詩子〈悼馬忌士街〉直面「優化」之名下的記憶清除，以「粗糙之詩」抵抗被抹平的在地脈絡。本土性選體現在對「身份一階層」的細部辨認：莊志豪〈陌生人〉借門蝶蚌顯影偷渡者與新移民的生存位置，呈現一個藏污納垢

的澳門社會；司徒子瑜〈卯回〉聚焦跨境兒童，將議題從身份困惑延伸至階層固化，折射出制度性邊界之冷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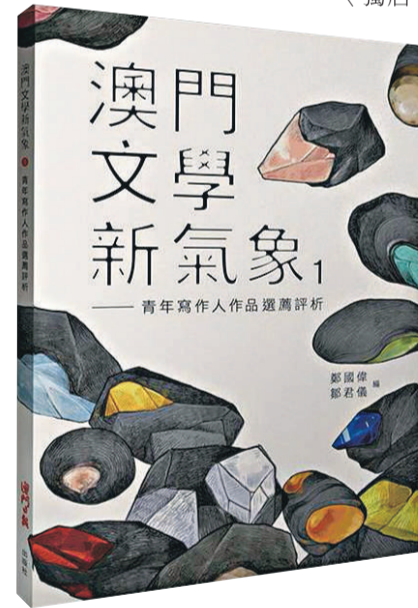
在「娜拉走後怎樣」的延長線上，作家們把「家」視為倫理與情感的劇場，重審婚育與照護的張力與代價。李懿〈安身〉中，海外女學生以一句「我得想辦法，給自己買套房」收束漂泊，物理安置與心理歸屬疊合，安身之難可見一斑。深林〈娃娃〉將生育之痛寫成代際創傷：在商場裏夾娃娃竟成「給孩子們一個家」的自救儀式，呼應莫言《蛙》中姑姑以泥塑娃娃尋求自我救贖的隱喻。紫寧KAIK〈人初千日〉則以母親的身份思考親子關係中「相依」與「放手」的悖論，展露柔軟中的倫理重量。

在技術時代的人機纏結中，青年作家開闢了廣袤的想像疆域。古冰〈綠盒子〉設想一種讓「分離」自生活中消失的裝置：除「不可觸碰」之外，一切逼真至近乎殘酷，親密因此被推上試驗台——當觸碰被模擬替代，親近是否只剩「可感的錯覺」？深林〈亂石灘上的一夜〉將制度化生育推至倫理極限：城市以「人工受孕」篩選生命，效率裹挾倫理——「這年頭，想要殺掉新生兒們的心，比給予他們生命來得更善良高貴。」甘遠來〈巨鯢〉則以生物之名追問人之界限：當生命被技術與體制命名、管理，「人」是萬物的靈長，抑或一具飽受磨蝕而被定義為「進化」的軀體？「後人類」書寫已在澳門文壇引發深沈的迴響。

澳門青年作者深描「生死」，細緻拆解愛與恨的脆弱與韌性。雪董〈潘朵拉的盒子〉以古神話為底，掀開生死禁忌與「延續生命」的代價，在自我審查中完成對生命意義的求索；司徒子瑜〈愛是一首有瑕疵的詩〉則以清新而篤定的口吻承認不完美即為愛；悼亡書寫呈現不同力度：詩子〈多多〉以光影自持，用克制抵達痛傷；祁紫〈波子汽水——悼G〉以青草隱喻更替，輕盈稀釋悲傷；陳家朗〈獨居〉將未亡者的「形銷骨立」寫到極致，沉痛而不濫情。生死因此不再是抽象詞目，而是一段關係的消逝與留存。

橫向觀之，澳門青年寫作與華文世界的前沿議題同頻共振；縱向而看，亦承襲澳門「書寫日常」的傳統。它將技術與倫理、性別與身份、街巷與草木、生死與愛恨並置於同一頁紙上發聲，於「世界的喧嘩」與「日常的微響」之間，維繫一種清醒而有溫度的平衡。

（作者為文學博士，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。近年關注澳門文學與文化，評論文章散見《澳門日報》、《澳門筆匯》、《文綜》等。）



◀《澳門文學新氣象1——青年寫作者作品選薦評析》旨在呈現澳門文學發展的新面貌與新作者，記錄澳門文壇的動態。（資料圖片）

麻雀

●金學良

我們，是一群麻雀，是在天上飛，而不是桌上打的那種。每日航海曙光嶄露之時，皆會以喧囂的鳴聲在鳥群內問早，聲浪甚至能蓋過蕭蕭樹響，以此向長輩問好，也順道確認一下那些狐朋狗友是否仍然健在、八卦幾句，然後就要頂着飢腸轆轆的肚子，趕在猛禽、野貓活躍之前，飛往綠地啄食蟲多。所有麻雀皆循此道，只有我是奇葩，一個自詡聰明的奇葩。

我只在意眼前鳥，不做無謂的問好，更從不與同類爭搶蟲多。人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卻沒說蟲子的肚裏有蟲藥。如茵的綠草上，早已被均勻噴灑蟲藥，沒有一株綠草能倖免，全被打理得乾乾淨淨，為人類展示最舒適的自然環境。藥在食物鏈中悄悄積累，雖不致命，卻可致病，所以我從不捕蟲，只吃人族的棄食。古人有云：「舍其所爭，取其所棄，不亦君子乎？」可恨的是，我們沒有人族那般複雜的語言，從來沒辦法向同伴解釋我的合理性。可倘若真掌握了複雜的語言，事情也不見得簡單，也許會演變成那顆長得像鴨脖的老鼠頭，在複雜的語言下被指鼠為鴉。

熾微晨光軟弱無力，照不進樓間街道，人族的

住宅區往往只有一片柏油灰，他們用一塊塊錯落參差的水泥填替天空，暗地裏將天空切割成一條條狹長的夾道，圍成一道道迷陣，有進無回。然而水泥城府再深，也弗如玻璃幕牆般深。它們把天空摺疊成虛幻的鏡像，鏡像讓空間遺失了距離，世間被映照得如此巨大，卻僅是一道更複雜的迷陣，我族不知多少英傑一一葬送鏡前，牠們到死前一刻也搞不清與自己迎頭相撞的雀顛從何而來，更看不透自己的身軀有多脆弱，只有「碰」的一聲為其鳥生作結。

幸是，人族從不抬頭仰望，不知迷陣所在，他們終日俯首、佝僂，凝視手機，像信徒般膜拜神諭，直至早衰成一個個弓背的老人，也未曾認真地望過藍天白雲。但其實，他們也沒那麼愛手機，夜裏把手機當作是嬰兒般懷抱，清晨卻對哭啼般的鬧鐘懷恨在心，抱怨叫醒自己的不是夢。又或者，他們真正喜歡的是盒形物品。他們願意奉獻一生以住在四四方方的盒子裏，然後又為工作而鑽進另一個盒子當中，竭力用生命刻下存在的痕跡，卻往往只留得下模糊的輪廓，最後等待他們的終點仍是一個盒子，走得慢的，會進入水

泥盒子裏繼續折騰；走得快的，會去到木質盒子裏安眠。

你問，我如何得知？不就因為是個奇葩嘛。我總是駐足於號誌橫桿上俯瞰人族，試圖查探人族能主宰世界的原因，然而所見的是他們發明了開得飛快的鐵盒，而又創造了堵得死死的長龍，再快再酷也一樣被紅綠燈掌控前途，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。又即使道路暢通，等待他們的往往不是遠方。我曾追隨鐵盒前行，飛入一層層往地下深深處建造的洞窟，那裏仍然四四方方，安放著無數個十分相像、且冷卻了的鐵盒，莫名恐怖。

熱島效應讓陽光下的城市熱氣蒸騰，昆蟲被迫午休，我族亦只好躲藏在建物、樹下遮蔭處避暑，就這麼若無其事地嬉戲打鬧。城市的迷陣、洞窟，早已讓我厭惡，實在無法跟大夥一樣，把石屎森林當作真正的森林，然而我早已失去色彩，只有隨祖輩染上一身水泥般的灰褐羽色，一身只有在城中生活才見效的保護色。聽說，曾有過一段時間，我族被遠航歸來的水手所眷愛，不時能獲投餵，這讓我對那片無垠的汪洋充滿了幻想，似乎振翅就能遠去，只是後來我才知道，真

正令水手高興的是麻雀飛不遠的特性。原來在水手眼中，我們只是一隻隻被城市牽線的風箏，為其帶來臨岸的喜訊。

陽光漸逝，晚霞來得極快、走得極急，卻不忘以詭異的橘色，提醒萬物颱風即將到來。夜色侵吞天際，我仍在參天水泥間飛翔，零零星星的方形燈光錯落有致、貌若星光，但又有誰察覺到那些空蕩的黑盒？盒子的主人為求養家，終日歸不了家，他們或許身在無休的酒店當中、或身在公共設施、又或者在大廈每層的垃圾房中勤勤懇懇。

我飛入騎樓，回到小食店招牌後方的罅隙，此地方方正正，又因冷氣外機而長年溫暖，適合棲息。下方的店主無視颶風的警號，繼續經營，風雨欲來，卻無人在意。為了家人、為了糊口，店門前排起了不短、不長的整齊隊伍，而且似乎會一直存續。

（作者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，為澳門筆會會員、別有天詩社社員，曾獲澳門文學獎散文首獎、鳳凰樹文學獎散文冠軍。）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

【專題】

明天

●司徒子榆

編按：十年過去，「我」從澳洲回到澳門，翻開舊照冊，許多和許柏筵的回憶，伴隨種種味道浮現。一枚可樂拉環、一束白玫瑰，無聲地訴說着未竟的告別與思念。

醫院有康乃馨的味道，像走廊的顏色一樣。香氣飄進鼻子的時候，讓我的心湧起些許暖意。許伯母坐在窗邊，綽綽的樹影照在地板。她翻着手裏的舊相冊，眼角有些紅。

我把保溫壺放下，搬了一張折疊椅，打開，坐在她對面。白光從窗外灑入，照在她的手背。上面還留着針頭。

她把相冊翻到某一頁，指着那張照片，「好像是一〇年的龍舟比賽呀。笑得真燦爛。」照片裏是二十二歲的許柏筵。寸頭、笑露出一顆虎牙，額頭偏右上一顆痣。她側過頭看了我一眼，又補了一句：「那時候你們幾個小孩，每天下課就跑去南環湖，汗淋淋地回來，還要我給你們切西瓜。」

許柏筵每年都會賽龍舟，皮膚曬得黝黑。只要是賽季準備期，我就會去南環湖等他。他們通常是太陽落山後才訓練的，但湖畔不至於涼快。石板縫隙，只會不斷滲出熱騰騰的蒸氣，一直裹着身體。我坐在休憩區，看着他同隊友把龍舟拖上岸。汗水沿着他額頭流下，藍白色的布料緊緊貼在他胸口。他習慣上岸後，甩甩頭，把水珠和汗珠一併甩開，有時，還順手扯起衣角擦臉。

我們都住在下環街，從南環湖步行回去，不用二十分鐘。在路

上，他的步伐總比我快半拍，偶爾會伸手拉住我手臂，把我扯到他的右側。

照片裏的許柏筵，手裏拿着獎盃，運動衫濕透了。如許伯母所說，那笑容像夏天裏的太陽，明亮得幾乎讓人不會去想到黑夜，更不會讓人懼怕孤獨。伯母的手指，一直在照片邊緣徘徊，想要再去觸碰，又似乎怕破壞裏頭的笑容。她喉嚨輕輕顫了一下，沒有說話。我盯着那張臉，好像隨時能聽到他把獎盃舉起來時的呼喊聲。

走出醫院，空氣裏帶了點燒臘飯的味道，混着初秋的颯爽，讓人一時分不清此刻是今天，還是多年前的黃昏。從澳洲回來的這幾天，我特地去了暉記燒味——我們常去的地方。老闆已經退休，他的兒子接替掌櫃。當時他和我們年紀相仿，如今也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。時間的變化，不總是翻天覆地的，有時也像這樣永不搬遷的街坊茶餐廳。驅車去氹仔前，我特地去花店買了一束白玫瑰。花很新鮮，還留了幾滴水珠。在轉角的便利店裏，我又順手拿了一罐可樂。

澳門墳場七年埋葬期已至，距離遷移只剩幾個月。趁他「搬家」前，我最後一次來這裏看他。鐵門在身後吱呀關上，世界安靜下來。

下午兩點三十八分，樹影比正午變長了一點。石碑列隊，陽光撒在碑面，好像在向我眨眼。我站在許柏筵的墓碑前，心裏默念了一句：好久不見。眼前那張黑白照，是我一直很喜歡的。他拍攝時才剛滿十八歲，比離開時還要小六歲。每年回到這裏，那張意氣風發的臉，總會把我的時間往回拉，回到我們還不懂離別的午後。

「每次來見你都是晴天。算不算是你對我特別的眷顧？澳門真的很少那麼給我面子喔。」我隨口說着，語氣輕得像在講一件小事。

我蹲下，用手背輕輕把碑面擦乾淨，再把白玫瑰放下。照片上的痣，在陽光下很顯眼，很像我們中學時偷偷畫在後走廊的記號。我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胸口。他離開之後，我跑到刺青店，紋了一顆和他額頭一模一樣的痣。從來沒有人發現，就算有人發現，也不會有人想到那是刻意留下的。我只想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痕跡，彷彿這樣，就能抵消掉一些失去。

很久以前，我們還穿着校服，一起在球場打球，汗水混着洗衣液的味道。學校對面的小賣部總是賣着三塊錢的可樂，鐵皮冰櫃裏冒着白霧。每次打完球，我們都會去買一罐可樂。拉開罐子的瞬間，「嘶」的一聲氣泡溢出來，像是一場小小的煙火。

他的英文不好，但打機很厲害。許多個午後，許柏筵都靠着欄

杆，手裏捧着可樂，笑得像沒心沒肺。記得，我教了他好幾次，什麼時候該把the、a放在句子前，但他只會把頭湊過來，得意地告訴我，應該怎麼在遊戲裏隱藏走位。有一次，他忽然抬起頭，眼睛裏閃着光，把可樂罐的拉環掰下來，再舉到我面前，低聲說：「送這個戒指給你。」

考完大學之後的暑假，我們在陽台待了很久。記得陽台的躺椅，斜着可以望見友誼大橋，華燈初上時，海面餘暉變得很漂亮。

之後有一晚，我在超市買了一堆零食，打算去許家找他。但按了門鈴、打了電話，都沒有回應。我只好聯絡了他的母親。還在外地的許伯母，聲音在電話裏有些慌亂。幾個小時後，才有人來通知。伯母和我一樣，都是在那時才知道他被送去了醫院。

有人說是「意外」，有人說是「自燃」，有人說是「車禍」，每個版本都像在打啞謎。等我趕到醫院的時候，只有空無一人的走廊，燈光黃得像乾癟橘子皮。

我很喜歡用手去記東西——把舊票根壓在鐵盒裏，把可樂罐的戒指收進口袋。靠着石碑坐下來後，我把手伸進口袋，指尖碰到那枚舊「戒指」。

時間過了近十年，它的金屬早已褪成沉暗的棕色，表面留下細碎的刮痕。我帶它走過香港，又帶它移民澳洲，也帶着它在凌晨聽着鬧鈴的嘩嘩聲，想像生命是否還能有另一種可能：如果當晚我跑得快一些，衝進急診，結果也許不同，但也許一樣。時間不允許我們重做舊事，只能把過去燙得妥貼，再折進口袋，繼續走路。

我把舊戒指從口袋掏出，放在掌心。

接着，再打開一罐新的可樂，拉環聲在墳場格外清晰。氣泡嘶嘶冒出，我扭下那片金屬，把拉環輕輕放在白玫瑰旁。花瓣上還掛着水珠，閃着細碎的光。這一刻，我完成了一個極小的儀式。舊的，還是跟我走。新的，就陪他留下。

我在墓前說了很多話。白玫瑰的花瓣被風吹得微微抖動，我想像他聽見了，在某個沒有時差的地方。

走出鐵門，襯衫貼在背上。這些年，我也剪了一個和他一樣的寸頭，清爽的空氣從頭皮掠過，還能感受到陽光的溫度。回到車裏，打火的瞬間，收音機裏插播了一段天氣預報：明天晴朗。聲音一閃而過，卻在腦海裏停留得比想像中還要久。

（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、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成員、澳門筆會監事。）



▲我們要繞過大三巴／那裏太擁擠，而我們／需要一點留白的空間。（資料圖片）

澳門愛情故事

●甘遠來

澳門局部地區有雨，過了這條橋天將會變晴。下午六點

詩人說澳門是黃色的
燈光，夕陽，小說
我送給你一束小小的洋甘菊
一棵搖晃不安的假菩提樹
一座虔誠的小山丘
一片南北顛倒的磁場
一條溶化在海波裏的魚

由白天遊走到黑夜
黑色是夜裏唯一的秘密
道路有千百萬種可能
千百萬種不確定的未來——
我們漸漸成為街邊的樹影
影子疊在一起
有時靜默，有時搖動
澳門是緩慢流動的島嶼
天空先於所有人表達自己的情緒
陰，晴，多雲，小雨。
柔軟而遲鈍的白銀
匕首輕輕劃開

「感受痛苦吧，考慮痛苦吧，接受痛苦吧，了解痛苦吧。」

現在這裏需要一首詩
我們要牽着手，慢慢走
從舊橋走到新馬路
新馬路不太新而舊橋很舊
我們要繞過大三巴
那裏太擁擠，而我們
需要一點留白的空間

（作者為哲學碩士，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、澳門大學人文學院。現任澳門筆會監事、澳門別有天社社理事。）

浮游

●林格

游泳池的清潔工作通常會安排在星期一。洗池中斷了人們晨泳的習慣，卻讓緊湊的日常生活得到喘息，時間不增不減，如同泳池裏的水，正在不斷循環。飄落在水面的枯葉需要回到土裏，被大風捲來的塑膠袋也是，清潔人員一向不問來處，只負責打撈與收集，務求將一切不屬於泳池的事物送走，葉片繼續腐化成為肥料，膠袋則在漫長的降解過程中暫時被稱作垃圾。

清潔的本質是還原，只要把污水裏的雜質全數過濾後就會得到淨水，善惡大概也相似，是道簡單的減法，把人的所有惡念統統都去除後，世間便會善良，偏偏負責清潔腦海的人員總是空缺，泡在思緒之中的我們，分不清到底哪些才算是雜念。有時候會奢望能把泳池裏的水全部排走，直接再換上新的，免卻清洗的煩惱，可惜水費昂貴，並不符合經濟效益；想想身在輪迴之中的我們，就連靈魂也是舊的，就不要對造物主要求太多。

小小的缸裏養了好些金魚，鮮活的生命竟比過濾系統來得便宜，同樣因為經濟原因，孩童時期的我只得到了魚缸與魚。設備不足，就用免費的責任心彌補，於是每天換水並清洗魚缸，在此般悉心照顧之下，終於把所有金魚都提前送返輪迴。不知道把我們困在缸裏並注滿時間的造物主是否也已經察覺到，金魚或人類同樣敏感且脆弱，承受不住過多轉變所帶來的壓力，極其依賴生態平衡，所以才讓日夜輪替，持續不休。

無法晨泳的早上，我躺在客廳，看着同一片藍天，就跟平日泡在水裏一樣，肚皮朝上，像浮木般飄着，隨波逐流。游泳是種運動，但前提是要動起來，借力浮在水面之上的不算，逆流而上或拍打水花，能夠以個人意志決定前進方向的才是運動，生活也是種運動，該有目的地，或遠或近。彎腰起身，之前所累積的肌肉痠痛仍在，人對於運動的記憶可以多樣，或汗水，或眼淚，或痛楚，或自由。

睡眠惺忪，晨泳的時候總急着想投身到泳池之中，絲毫沒有熱身的準備，運動過後也肯定會因為乳酸堆積而感到肌肉痠痛，可動物的本能往往更大，渴望移動，渴望改變；本該在陸地上生活的我們，卻想要潛入水中，即使缺氧，亦執意去探索更寬闊的世界，不願困在孤島，就要先學會閉氣。忍耐，保守嘴裏的一口氣，在微涼的水下堅持着，保持意識；徘徊在冥河岸邊，腳一滑，在我即將成為溺水者前，忽然學會了閉氣，就在如今暫停開放的新花園泳池裏，有驚無險。

有驚無險，當年不勝不負不和的吳陳比武也是在新花園泳池上搭建的擂台舉辦，作為澳門歷史最為悠久的公共泳池，這池水應該也見證過許多人的成長，或懵懂，或狼狽，或青春，或成熟，這些人在運動的時候曾激起過無數水花，過後又隨年月而逐漸消散；許多人像我一樣，在這裏學會忍耐，學會閉氣，而其實在我們學會閉氣之前，得要先學會呼吸，學會哭喊。

哭喊與忍耐都是求生技能，而父母明顯

更希望我能習得後者。假如滔天巨浪襲來，為求自保，人必須學會在水中閉氣，就算暫時被水流捲走亦無妨，只要意識尚存，待風平浪靜後便可重返正軌。一向以身作則的父母，在年輕時就曾經趁着浪濤洶湧潛入水中，忍耐着低溫與缺氧，越過了邊防與海洋。水在流動，人也一樣。故鄉的左鄰右里既然能在旺角街頭碰上，也就有可能在新馬路重遇；當初洶湧的海水或許會到達新花園泳池，又或許會在維園泳池中。

游泳池的清潔工作通常會安排在星期一，而超強颱風樺加沙則在星期二三吹襲港澳地區，無數雜物被颶風帶進了一眾戶外泳池，滿池斷枝殘葉，清理需時。無法晨泳的早上，我躺在客廳聽歌，忽然飄過一句歌詞——恰似天地一蜉蝣。中文科的試卷上，我曾錯把蜉蝣寫作了浮游，把名詞換成了動詞，愚笨得很；而更愚笨的是當初不解「前赤壁賦」的駱達，只知道要為應對考試而重複默寫。在天地與滄海之間，變與不變，似乎都不由我們作主。泳池的清潔人員開始往池水投放藥劑，白色粉末迅速溶解，殺菌類、細菌等一切跟隨潮流湧動的浮游生物，至於寄居於天地的蜉蝣，大概早就羽化為成蟲飛向了空中，遺下米粒大的我們，在滄海浮游。

（作者為插畫師。著有《離調而鳴》、《第四人稱》、繪本《麻雀細細》、《所作所為》及《為所欲為》，另以筆名霜滿林著有詩集《南宮晴晴》。）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<https://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>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

明月灣區